

第一章

傾城傾國的絕美臉龐，弧度漂亮的遠山眉，像是抹了上等胭脂的紅色菱唇，細細柔柔的烏黑青絲，髮絲中露出白皙的小巧耳朵，精緻得宛如世人難得一見的白色珍珠。

在少年的人生中，他從來沒有看過如此誘人、美得無法形容的姑娘，她年紀看起來比他小，想必再大一些，一定會美得讓人移不開目光。

此時她柔若無骨，綿軟無力的躺臥在一名長她八、九歲的男人膝上，臉蛋帶著熱紅，顯然十分不舒服。

男人的手心溫柔的撫過她姣好的面頰，另一隻手則是輕柔的替她更替濕布，退去她額頭的熱度。

「丹雅，這是為妳找的僕役，他能幫妳做些粗活，而且你們年紀相當，平時比較有話聊，妳之前不是說家裡的僕役又老又笨，老是惹得妳不開懷，這妳總該喜歡了吧？」男人的語氣是一貫的寵溺與溫柔，他俊美的容顏宛如午後的豔陽般，令人覺得耀眼。

女的是絕色小美人，男的則是絕世的英挺美男子。少年從沒見過如此相得益彰的才子佳人，看得嘴巴都闔不攏。

一旁帶他進來的老管家見狀用力推了他一下。「跪下，以後丹雅小姐就是你的主子了，要懂禮貌，快跟主子叩頭問安吧。」

年無境輕笑，「老徐，他剛進府不懂禮節，別對他太嚴厲了。」

老徐語氣恭敬，「莊主，他以後是要服侍丹雅小姐的，現在就要教會他禮貌，要不然——」

丹雅斜斜一睨，後者猛然一驚住了嘴，她再咬唇看向年無境，露出讓人怦然心動的嬌美表情。

「表哥，這高熱怎麼都退不了，煩死人了。」

年無境面露疼惜的安撫道：「別使小性子了，妳身子弱，每年總要燒個一兩次，我會再去尋更好的藥材替妳醫治，妳這是娘胎就帶來的病，不會那麼輕易好的。」

「討厭，討厭，看了什麼都覺得礙眼！」

「妳身子不適才會覺得不快，等到這燒退了，妳的心情也會好起來的。」

年無境一再軟言安慰，卻勸慰不了丹雅煩躁的心，她不滿的瞪向老徐。

老徐吞嚥了一口口水，深知這主子難惹，小小年紀已經是天魔煞星般的人物，正準備要接受刁難，她眼睛忽然轉向他身邊站著的少年。

少年衣衫襤褸、面黃肌瘦，骨瘦如柴的手臂幾乎沒有長肉，他是外鄉來的，爹娘得了急病過世，只剩他一人貧病孤苦，萬不得已賣入山莊為奴，求一口溫飽，也正因為他是外鄉人，才會被派來服侍丹雅。

這也是為什麼他一開口就要少年跪下，若是連這點苦都受不了，以後的日子鐵定是天大的折磨。

「這是什麼東西？又臭又髒。表哥，這麼髒的東西要來服侍我，你有沒有說錯？老徐鐵定是故意的，因為我上個月斷了他兒子的手臂，他不開心，故意找我麻煩。」

丹雅聲音裡滿是怒氣，聽得老徐背後都是冷汗，不知她又要如何編派自己。

「不會有這種事的，老徐也知道那只是誤會而已，他兒子是自己跌下去的，跟妳沒有關係，妳別胡思亂想。」

「叫他走，我討厭他，看得我又要病了，叫他滾！這麼臭的東西還跟我處在同一個廳堂，表哥，我受不了了，好臭好臭，臭死人了！」

她尖聲哭喊，鬧得年無境頭痛，他揮了揮手，要老徐把少年帶下，全神安撫丹雅。等丹雅好不容易睡下，年無境這才疲憊地回房，一進門就見老徐站在裡頭。

「莊主，這孩子年紀尚輕，爹娘雙亡又流落異鄉，若我們不收留他，他就無處可去了。」老徐低語。

年無境其實也很為難，他不是那麼壞心的人，但是丹雅又讓他傷透了腦筋，若是留少年在莊裡，被丹雅發現肯定要鬧翻天，何必為了一個孤兒造成丹雅的不悅呢，這不是聰明之舉。

「不能讓他留在莊裡，給他一些銀兩，讓他走吧。」他下了決定。

老徐皺緊眉頭，「莊主，這孩子無家可歸了，他只比丹雅小姐大一歲，他能去哪？我知道丹雅小姐是你深愛之人，但是這孩子的眼神清澈，聰明伶俐、口齒清晰，以後定是可以重用的人。況且莊主還不知道嗎？本地人根本不願意進莊裡為奴為婢，這孩子是外鄉來的，不知道丹雅小姐的脾氣有多糟……。」

「住口！」一扯到丹雅，年無境就失了理智，「她是因身體不適才會發脾氣，卻被那些無知下人傳得她像妖魔轉世，老徐，你去給我止了謠言，我絕不會讓丹雅受一絲一毫的委屈！」

「莊主……」

年無境制止他，「也罷，算算丹雅的生辰將近，就當是為她造福積德，讓那孩子留下吧，我記得莊子外還有間小屋，平時鮮少使用，就讓他住在那裡，幫姑母顧守墓園，把那裡維持得乾淨整齊就行，重點是，絕不能讓丹雅見到他，免得惹她心情不悅。」

老徐默默的領首聽令，他比誰都知曉丹雅小姐在主子的心裡佔有多大的位置，她是莊主未來的新娘，她的地位無人可以取代，她說一句話，比他們說上千百句話還要有用。

六年後

燭光搖曳，昏暗的光線在熱氣中更顯朦朧。

木桶中的熱水冒出陣陣白煙，年無境坐入桶中，長長的吁了口氣，將久積的疲勞盡數吐出，身後的人拿起布巾浸了熱水，為他刷洗結實平滑的背部，令他發出滿足的嘆息。

由敞開的窗戶向外望去，風吹得樹葉沙沙作響，葉尖上的雪白花朵自開自綻，他不知小草種的是什麼樣的樹種，只覺得鼻腔裡滿是這近屋大樹的濃烈花香，馥郁如蘭，深入肺腑。

小屋很簡陋，一房一廳而已，房間裡就一張床、桌子與兩張木椅，擺了浴桶就顯得擁擠。

桌上擺著一小罈小草親手釀製的酒，那淡雅酒香與屋外的濃烈花香融合，醉人心脾，浴桶裡的熱氣也一併放鬆了他的身心，讓他陶醉的閉上眼睛，這些日子的辛勞疲倦不翼而飛。

「主子，這樣的力道可以嗎？」

「很好，小草，非常舒服。」他舒服得不想睜開眼睛，嘴角微翹。

刷過他的後背後，小草將布巾洗淨放在一邊，改為按壓他的肩頭，蹙起眉峰輕語，

「主子的肩膀好硬啊，這些日子又太勞累了。」

這樣的對話非常家常，不論年無境多久來一次，他們之間的氛圍都像他從來沒有離開過般，小草的話語彷彿有魔力，總能讓他內心平靜。

「丹雅又病了，吃藥吃了這麼多年，身子總不見好，吹到風就頭疼，淋些雨就發熱，起來走動一會就煩累，我都不知道該找什麼藥給她吃了。」

他不是牢騷滿腹，也不是厭憎辛苦，只是這一兩年來，沉重的無力感有時會像小蟲般啃咬著他意志堅決的心，丹雅從小到大小病、大病不斷，永遠也養不好身子，偶爾夜深人靜，或在四下無人的荒郊野外採集藥草時，一股不該有的疲倦便會充斥他全身。

這些年他不敢有一絲懈怠，總是盡力盡心尋藥、製藥，只是這樣的勞累似乎沒有盡頭，他不禁在心中嘆息，他真能醫好丹雅嗎？

他從十多歲就為丹雅尋藥，為她看遍無數的醫書，既然大夫醫不好，他就親力親為，常常在燈下張著痠澀的眼，一條條的為她查著，只要聽聞哪邊有珍稀的藥冊，他不惜千金買下苦讀。

一切只為了她！

年無境忍不住苦笑，他竟為了丹雅而對醫理知之甚詳，這真是無可奈何的機緣，如果她身體能強健些，自己又何苦埋首在書堆內苦讀。

「丹雅小姐福星高照，有主子看顧著她，她一定很快就身子大好，與主子雙宿雙飛，過著恩愛眷侶的生活。」

他這話說得順耳。事實上，小草不管說什麼話都是那麼悅耳動聽，撫慰他寂寥愁悶的心境，這些年來，小草沒有做過任何一件忤逆他，讓他心情不開懷的事，小草總是那麼知情識趣，懂得他的為難，知曉他心內的難言之隱。

年無境笑了起來，他每次尋藥回來後，最先回去的不是莊子，而是離莊子不遠的木屋，在這裡洗漱過後，隔日才會回去莊裡，每次與小草說話，就算只是兩三句，也能洗滌他滿身的疲憊與無力感。

小草從十一歲起就住在這裡，他將小屋重新修補過，四周種了繁星般的花草，只要能拿到種子，小草都種得活，還曾被她笑說即便是神農再世，也比不過他栽種花草的功力。

「將酒拿來，渾身的灰塵洗乾淨真是舒服多了。」

年無境從木桶裡站起身來，身上只披了一件長袍便坐到桌旁，縱然他常年在外面奔

波尋藥，依然不減他天生的英氣與俊美。

他若站著不說一句話，宛如玉石雕刻成的英挺雕像，任何姑娘家都會看得臉紅，但他不只是外表俊美，還隱隱散發出一股英氣，只是他的眉頭總是深深聚攏，因為丹雅身子從未好過。

小草依令端來了酒杯。

年無境笑道：「你也喝一杯，小草。」

「謝主子。」

這酒也不知是用什麼方式釀造的，卻是他喝過最好喝的酒，尤其在濃濃的花香中，讓他不飲也醉。

飲了一杯再一杯，直到飲得半醺，他才將杯子放下。燭光昏暗，照得對面人影朦朧，他柔聲低喚，「小草，過來。」

小草一直低著頭，淺淺啜飲著手中的酒，聽到年無境這句話才抬起頭來，兩頰嫣紅，眼角眉梢間在迷濛燭光下透著些許羞澀。

也許是看慣了丹雅的花容月貌，覺得這世上沒有比她更美的姑娘，即使老徐不下一次讚美小草長得俊，在他看來卻沒有特別驚豔，但小草的雙眼靈動，眼神清澈，十分惹人憐愛。

桌子不大，年無境將手越過桌面，描繪著小草的輪廓，小草輕輕張開雙唇，他起身，將吻覆蓋其上，一旋身，兩人已經雙雙滾落在早已鋪好的床上。

小草的軀體沒有女性柔軟，但是將手指伸入他的衣縫中時，便能感受到他清瘦的身軀漸漸發熱。

一個人在外孤寂的尋找靈藥，年無境每次回來的第一想望，就是需要溫熱的肉體溫暖他，發洩積存的精力。

「主子……明日何時要回去？」小草顫聲問。

年無境沒回答，只是褪下小草的衣服欲要求歡，小草氣息不穩的輕顫，年無境心情霎時愉悅極了，吻向他的頸項，聞到他身上淡淡的花香味是那樣令人迷醉。

「早膳後吧。」

「那主子明早想要吃什麼……啊！」

也許小草連丹雅十分之一的美都比不上，但在床上時，他扭動的腰身像水蛇般勾人，他將下半身輕觸小草的大腿，馬上就感受到他腿間濕熱起來，自己也相應的硬燙如鐵。

年無境手指順著臀縫而下，緩緩玩弄著那柔軟的入口，小草低吟的聲音漸漸拔高。

「主、主子——早膳……」他喘息著問。

不得到答案就會一直問下去，這就是小草的個性，有時年無境也不知道這瘦弱的身軀如何藏有那股執拗。

他吻上小草的雙唇，舔著他小貓般的舌尖，小草輕輕在他臂膀上輕抓，像快承受不住他的親吻。

他輕笑起來，手指往下輕探嫩紅處，裡面已經既柔軟又濕熱，他迫不及待的想要這具溫熱的身軀滿足自己的情慾。

「不用做早膳了，明日你要好好的休息。」他在他耳邊低語，每說一個字，底下身體就隨之輕顫、喘息。

「今晚我不會讓你睡覺的……」

陽光映照入室，年無境醒了過來，飯菜的香味也同時撲鼻而來，他坐了起來，伸手去摸，身旁的位置早就是冷的了，代表小草極早就起身為他做早飯。

「小草，何必如此，就多睡會兒。」他披衣坐上木椅時，忍不住唸了小草一頓。聞言，立在一旁的小草臉上增了幾絲羞澀，笑容在陽光的照耀下十分燦爛奪目。

「怎麼能讓主子餓著回莊裡呢，這幾道菜是我新學的，主子快嘗嘗看。」

白飯是熱騰騰的，菜也是色香味俱全，讓他食指大動。來小草這裡總是可以暖了身子，又飽足胃袋。

「好香的菜啊。」他的確餓了，風塵僕僕的趕回，一路上也沒好吃好睡過，舉箸便吃，小草則在一旁服侍著，為他沏茶，最後等他吃飽離開，他才會坐下用膳。茶水遞上，年無境喝了一口，頓時驚喜不已，「太香了，這是什麼茶？」每一次來小草這裡都會有數不清的驚喜。

聽他稱讚，小草喜上眉梢，臉頰也帶了些微暈紅，「我加了些桂花甜釀，主子若是喜歡的話，我還有一些，可以讓主子帶回去沏茶。」

「這丹雅一定會喜歡的，你拿來吧。」

「是。」小草急忙的離開去拿。

此時，老徐慌張的闖了進來，緊張不已的稟告，「莊主，丹雅小姐又發熱了，吵著要見你呢！」他知道主子昨日歸來，一出事就立即來報。

年無境立刻站了起來，「什麼？！那快些回去！」，他一急，連剛才要小草去拿東西都忘了，丹雅重於這世上的一切，這是刻在他骨髓中不變的真理，如今他滿腹心思全在她身上。

他再披了一件外衣就匆促回莊去，等到小草拿著桂花甜釀出現時，年無境已經不見人影，見老徐站在門邊，他低下頭問好，「徐叔，早。」

「莊主又要你陪侍了？」

小草默然不語。

老徐嘆了口氣，「你若不願意，莊主不會勉強的。」

「我沒有不願意。」小草抬起頭，聲音輕柔卻堅定。

他清雅的臉孔秀麗而清純，不沾一絲塵俗，宛如深谷幽蘭般，渾身帶著淡淡的花香味，他被附近的人稱為「天上花仙」，因為經過他手中的花，沒有不盛大開放、枝頭爭豔的。

「你別忘了我跟你說的話。」

老徐心中有一些猶疑，美艷卻帶刺的丹雅小姐，跟外人傳言住在小屋中的天上花仙，兩人個性相異、身分不同，性別也不一樣，但他們都注目著同樣的男人。而那男人最終會站在誰的身邊，這答案永生永世也不會改變，小草注定是要受傷的。

「我永遠都記得的。」小草嘴角噙著一絲笑意，陽光照在他的臉上，顯得那樣動人，清新而脫俗。

老徐見慣了丹雅張狂跋扈、有如墨一般濃重得讓人喘不過氣來的個性，對照小草的善解人意，他可以理解為何離莊、回莊之前，莊主總要在這裡過上一夜。

這裡宛如遠離塵囂的世外桃源，而莊裡則是喧囂吵鬧的地底魔窟，莊主再怎麼好脾氣，心地再怎麼良善，也會有需要宣洩的地方。

這小屋便是他宣洩的地方，小草就是他宣洩的對象。

第二章

年無境回到丹鳳莊，推開丹雅的房門，屋子的主人已砸碎了無數貴重的東西，散落一地的碎片，伺候她的婢女蹲在角落，滿手都是傷痕，年無境揮揮手要婢女下去，她立刻滿臉淚水的衝了出去。

丹雅怒氣騰騰的雙眼在見到他的瞬間馬上落下淚水，「表哥，我快死了，好難受，好難受啊！」

「別胡說，只是一點小病，哪裡死得了人。」

他坐上床，丹雅馬上伸手牢牢環住他的頸項，一屁股坐到他的腿上。同時，她聞到一股淡淡香味，眼神瞬間閃過狠戾。

「這是什麼味道？你跟別的女人在一起對不對？你居然背著我跟別的女人在一起！你——」她氣得大叫起來。

年無境將她攬緊，薄唇靠近她耳畔低語，一句話就讓丹雅止住叫罵。「這世上還有女人比得上妳嗎？」

聞言，丹雅轉怒為笑，她鼻端輕輕抵著年無境的胸口，聲音放柔，「那這是什麼味兒啊？」

「我替妳尋了藥回來，渾身髒兮兮的，先去別的地方洗淨身子才回來。」

丹雅嘟嘴道：「何必那麼麻煩，回莊裡洗就好了。」

「我若回莊裡，怎麼可能控制得了想見妳的心情，到時渾身又髒又臭的抱住妳，害妳病了怎麼辦？我會心疼的。」

聽他把自己捧在手掌心嬌寵，丹雅高興的笑了起來，在他身上磨磨蹭蹭。

年無境愛憐地撫著她，心想她已經十六了，雖然豔若桃李，但是氣色總是病殃殃的，若是小草的健康能分一半給她，他們就能成親了。

「丹雅，等妳十八後我們就成親好不好？」

丹雅用力點頭，如此俊美無儔、溫柔體貼的表哥，她從來不想讓給別人，表哥是她的，小時候是，現在是，永遠都是。

「表哥，我最近都吃不下，喉嚨乾渴，偏就是不想喝水……」

丹雅抱怨連天。

他才猛然想起小草今早泡的茶水，他喚了老徐去小草那裡拿桂花甜釀，再親手泡了一杯餵她喝下，丹雅眉開眼笑，清爽的甜味及淡雅的香氣讓她多飲了一杯，最主要的是年無境再三的寵愛與問候，讓她連心情也好了起來。

「表哥，你愛不愛我？」她嬌滴滴的問，毫不害羞，只因表哥就是她心目中會一

起度過一輩子的人。

「當然，在表哥心裡，沒有人比妳更重要。」

「那為何老徐這麼討厭，你都不趕走他？他老是斜著眼看我，一定是因為他兒子手臂的傷，所以他對我總是那種態度。」

年無境在心裡嘆口氣，老徐與丹雅就是不對盤，他都不知調解了多少次，「老徐對我忠心耿耿，他兒子的傷也已經好了，只是不能做粗重的活而已，他不會怪妳的。」

「你又這麼說了，你根本就不疼我也不愛我……」她再次大聲鬧了起來，一邊鬧一邊哭，任憑他怎麼安撫都不肯安靜下來。

「妳告訴我妳要什麼？」他被她吵得沒辦法，也心疼她的忽悲忽喜傷了身體。

「把老徐趕走，還有他兒子，他們看我的眼神就像妖魔鬼怪一樣，我看到他們就是不舒服！」

好不容易等她哭累睡著了，年無境將她放回床鋪，喚來一個婢女，要她在丹雅醒來後，盡心服侍，滿足她一切需求，千萬不能怠慢。他則走向庭院處，喚來老徐與他的兒子。

「莊主有什麼事情，怎麼急急忙忙的叫我們來？」

年無境拿出一千兩銀票放在老徐的手裡，有些為難的說：「這讓你去做個小生意的。」

老徐錯愕不已，他兒子徐勇踏前一步，立刻理解了他的用意，怒吼道：「那個妖女！」

年無境一聽他詆毀丹雅，臉色都變了，「住口！她不是什麼妖女，我雖然要你們離開莊園，但一千兩絕對夠你們生活無虞了。」

徐勇滿臉怒氣，忿忿地道：「我爹一生的心血都奉獻給丹鳳莊，如今你聽信那妖女的話要我們走，我們到底做錯了什麼？」

老徐也老淚縱橫的搖頭，「莊主，她不是你想的那樣好，總有一日，你最珍視的東西會被她毀得一無所有，你最重視的人也會被她趕盡殺絕，望你早日醒悟，不要最後才後悔莫及。」

「你們就是這樣看待丹雅的？」年無境聽了他的話失望不已，原本他還以為是丹雅太過小心眼，現在才明白老徐根本不把她這主子看在眼裡，「那也難怪丹雅容不下你們了。」

徐勇舉起右臂，那傷雖然已剩疤痕，還是大得可怕，「她容不下我們，是怕莊主你信了我們的實話，當年因為不小心把一滴熱茶濺到她的裙子，她竟把我推下樓梯，她站在我身邊看我慘叫，還把腳踩在我斷掉的手上，那女人長得再美都是蛇蠍般的心腸，她怕你知道實情，才千方百計要趕我們走。」

「丹雅不是這種人，少污辱她！」年無境聲音沉了下來，渾身怒氣勃發，不敢相信他竟捏造出如此過分的話來。

「是不是以後你一定會知道，瞞得了一時，瞞不了永遠。」徐勇話講得更衝。

砰的一聲巨響，年無境單掌發功，將花園一角給轟個稀巴爛，老徐父子倆倒退兩

步，臉上滿是驚駭，他們是知道莊主武功高強，但是從來沒見過他暴怒的樣子。

「離開，現在就離開，要不然我廢的就是你另外一隻手！」

徐勇氣憤得揚起頭，扶著哭慘的父親就要離開，老徐知道年無境宅心仁厚，心裡面有不得不擔的重擔，加上對前主人有報恩之心，才會一時被蒙蔽，他回頭泣訴道：「莊主，這女人會誤了你的一生的。」

「那也是我心甘情願！」年無境冷聲道。

一句「心甘情願」斷了老徐的後語，他的心霎時冷了，只能搖搖頭，離開待了好幾十年的莊子。

這莊子遲早會保不住的，而這莊子的主人最終也會眾叛親離！

「恭喜妳，丹雅，妳十七歲了，這是送給妳的。」年無境的聲音溫柔無比。

丹雅臉上滿是笑意，他遞給她的巾帕裡是一塊質地上好的玉佩，是他特地尋來，要讓她掛在腰間保平安的。

「表哥，謝謝你。」

丹雅表情燦爛無比，年無境的心情也愉悅起來，兩人開心的談笑，期間飲了一杯水酒，紅潮上臉，丹雅看起來更加美豔動人。

年無境心中一動，想起房裡還放著前些日子買來覺得新奇的小梳，剛好可以拿來送給她，他不及細想便喚道：「老徐——」

這一聲叫喚讓丹雅立刻沉下臉，心情說變就變，「表哥，你是故意氣我的嗎？因為我要你把老徐跟他兒子趕出莊去，你心裡不爽快，就挑我生辰的時候讓我難受。」

年無境啞然，老徐從他小時候就在莊裡，也一直是主事人的得力幫手，當初要他離開是顧慮到丹雅的心情，但是沒多久他就後悔了。老徐對他盡心盡力，只因為丹雅幾句吵鬧他就如此絕情，也怪不得老徐心冷。

「丹雅，老徐父子對這個莊子貢獻良多，就算有不是也要念其苦勞，妳既然是這個莊子的女主人，也該對底下的人寬容以對，終日打打罵罵也不是辦法，要當個庸容大度的主子……」

他才講了個開頭，丹雅就臉色轉青，最後乾脆把那塊玉當場砸碎，冷聲道：「這種鬼東西青青綠綠的，像是給人送終一樣，送我我也不要。」

聞言，年無境有些不敢相信。他常年不在莊裡，偶爾回來很快又為了丹雅的病出去尋藥，竟不知她個性如此野蠻，聽了兩句不中意的話就立刻擺起臉色。

年無境臉色也立刻拉下，他疼愛她，不代表會放任她。

「妳這是什麼態度？什麼叫送終用的？妳幾歲了，該說和不該說的話難道還分不清楚嗎？」

「你對我這種態度，難不成我就該逆來順受嗎？只不過是趕兩個粗野下人出去你就擺這種臉色，表哥你才有問題呢，究竟是那兩個臭下人重要還是我重要，我看你頭腦驚鈍到都分不清了。」丹雅應得無禮又狂妄，說完轉身就走。

年無境掃下桌上所有杯盤，氣得滿臉通紅，覺得胸口怒氣不斷湧上，他走出莊子，

夜風十分涼爽，但吹不熄他滿心的火氣。

他對丹雅呵護備至，她卻給他臉色看，還說出這麼難聽的話來，究竟是哪裡出錯了？難不成老徐他們的話才是對的，是自己常年離莊，回來總是很快又出去，所以才不知丹雅給慣成了這種自私的個性嗎？

此時風中傳來一股甜美的花香，他這才發現竟在不知不覺中走到小草這裡來了，屋裡點著燭火，小草正在外頭將種子埋進土裡，他做得很用心，月光照在他的臉龐上，讓他的表情更增添幾分柔和。

突然，小草像察覺到什麼，抬起頭來看他，臉上揚起的笑容比花開更耀眼，也比月光更加美麗動人，就像看到他是人生最欣喜、最快樂的一件事。

總是這樣，不知道為什麼，小草每次都能察覺他的到來，初時他也覺得訝異，但內心一角又覺得平常，好像他們之間本就毋須多言。

這一刻，他胸中的怒氣奇異的消失不見，取而代之的是暖暖的熱氣，與說不出是什麼的東西調合在一起，使得他的心回復了平日的平靜。

這種改變無法言喻、難以形容，但這也是他一而再、再而三不斷到這裡來的原因。

「主子，怎麼這麼晚還到這邊來？」

年無境不願將與丹雅爭吵的事情說出，這裡是屬於他的祕密桃花源，他不會將不開心的事情帶到這裡來。「我想散步，就一路走了過來。」

小草雙手都是灰撲撲的泥土，他急忙想擦淨，但是泥土痕跡哪有那麼容易弄掉，反而越擦越髒，年無境見狀受不了內心的衝動，三步併作兩步走了過來，將他攬在懷裡。

小草微微掙扎，「主子，會弄髒您的衣服……」

「無所謂。」話一出口，他傻住了。

他怎麼會說出如此任性的話來，打從姑母過世前把丹雅交到年紀尚小的他手裡後，他就整日戰戰兢兢，一心一意想做好丹雅的保護者，報答姑母的恩惠，因為若沒有姑母的收養照顧，就沒有今日的他。

他潔身自愛、苦學武功，盡力做好一個武莊莊主該做的事，把所有責任都往自己身上攬。

他以後會成為丹雅的夫君，掌管整個莊子，這不只是區區的報恩而已，更代表著他年無境的人生意義，他必須誓死捍衛姑母留下來的這個莊子，也必須照顧丹雅一輩子。

「嘻嘻。」幾聲頑皮的笑意從嘴邊逸出。

年無境從怔楞裡回神，往下一望，就見小草眼眸裡盈滿了笑意。

「主子踩到了。」

「踩到什麼？」

他大惑不解，隨即感覺腳下觸感不太對，原來因為月色昏暗，他不小心踩在一坨乾燥的馬糞上，那馬糞顯然是用來作肥料的，所以味道較淡，再加上室外通風，他才完全沒注意到，這一個失態，讓他一向凜然的莊主風範全都蕩然無存。

年無境臉上一陣青一陣白，精采的表情讓小草不由捧腹大笑，連眼淚都流了下來。

「哈哈……」

大笑聲傳遍四周，替寂靜的夜色增添了幾許生氣。

年無境手足無措的看著滿是汙穢的右腳鞋底，臉上既挫敗又無奈，但一股忍不住的笑意從內心萌發，尤其是看到小草止不住的笑意之後。

於是他笑了，笑得那麼宏亮，彷彿有什麼極度開心的事，他從來沒聽過自己發出這樣豪爽快樂卻又單純無比的笑聲。

小草比著他的右靴，他一不做二不休，乾脆拔下靴子往遠處丟去，只聽見啪的一聲，隨即有人大喊。

「哎喲，什麼鬼啊？」

另外一個女音也叫道：「什麼？是你老婆來了嗎？哇，這、這什麼味道啊？！」年無境愕然，小草也露出驚訝的神色，隨即掩住嘴吃吃的笑了起來，年無境也覺得好笑，他的鞋就那麼巧的丟到在樹林中偷歡的男女身上，可能還使得他們滿身馬糞，也怪不得要唉唉亂叫了。

因為不能笑得太大聲，以顯露自己就是壞人好事的混帳，所以他也學小草掩住了嘴巴，但是豪邁的笑聲還是從指縫間溜了出來，他就這樣光著右腳，摟住小草一跳一跳的進了屋裡，倒在床上，月光從窗口映入，照亮兩人霞紅的臉。

「今天太好笑了，他們一定都沒心情了。」年無境眼睛微眯。

他的聲音裡沒有一絲愧疚，原本以他莊主的職責，這種事絕不能姑息，甚至要嚴加懲處才是，但是他一想起那兩名男女被靴子砸到時可能會有的表情，笑意就忍不住冒出來，今日真的太好玩了。

小草始終摀著嘴，從剛才到現在他的笑根本就止不住，笑得讓年無境覺得可愛無比。

小草俏皮的比著他光著的右腳，說出來的話滿是詼諧的嘲弄與打趣。「我從來沒看過莊主您赤裸著右腳，您剛才跳那麼遠，我還以為您中了什麼要命的陷阱呢。」這段話說得年無境窘迫不已，一張臉全紅透了，這輩子沒這麼狼狽過，他趕緊把右腳藏在被中，裝出凶惡的嘴臉，「竟敢對莊主說這種大逆不道的話，你是討打嗎？」

「莊主想要殺人滅口嗎？」小草應了一句，臉上還做著鬼臉。

年無境再度失笑，他沒想到小草竟然如此慧黠幽默，他大手一伸，故意的狠聲道：

「看我饒不饒得了你這個牙尖嘴利的奴才。」

他的大手往下，隔著薄薄的衣褲捉住了小草稚嫩的部位，後者驚呼出聲，聲音聽起來彷彿天籟般動人。

年無境吻上他的嘴唇，盡情在他口中肆虐著，將他逗得氣喘吁吁，還不願意停嘴，仍然不斷攪動，汲取更多芳香。

「主、主子……呀啊！」小草明顯已經動情，剛才那副伶牙俐齒的樣子早就不復見，只剩下輕淺的呻吟。

聽到這聲嬌吟，年無境氣息急促，熱氣全往男人獨有的地方湧去，下腹熱硬如鐵，焦躁不已的企圖尋求發洩。

掌心伸入單薄的衣物內，盡情揉撫著嫩白的軀體，他身子下移，一路吻過小草頸項，往乳尖而去，沒多久，被嚙咬的紅色果實堅挺腫脹，小草被刺激得縮起腳趾，男性頂端也滲出香濃的露汁。

年無境脫下自己的衣物，扳開小草的雙腿，那柔嫩的菊穴不斷開合，他將腰身往前，用已經堅硬的火熱部位輕輕磨蹭，小草忍不住一陣顫慄，臉上潮紅，呻吟的聲音讓年無境的慾火更加強烈。

他移動著身軀，將自己埋入小草暖熱的體內，感受那股溫暖美好溫柔的包裹著自己，這種美妙的感受直衝心頭，熱燙了他今夜憤怒的心，也平息了那股焦躁的無奈。

完事後，他的心情非常好，早先丹雅惹怒他的事彷彿是遙遠的夢境，再不能影響他的情緒。

他讓小草枕著自己的手臂，另外一手滑過他柔順的髮絲，小草晶亮的眼眸含著柔情望著他，他將人攬緊，將臉埋入小草的髮中，深吸了口香氣，才緩緩道出今日為何來的原因。

「我今日跟丹雅吵架了。」

不知為何，他總能毫不設防的對小草說出自己內心真正的情感，在小草面前他毋須防備，這裡就是讓他心安之處。

小草輕輕撫著年無境的手臂，彷彿想要帶給他暖意，明白他懊惱的心情。「明日就會和好的，主子不要記掛在心裡。」

「我知道她身子不好，身體不適當然容易動怒，我應該更加包容她才是。」他說出了心裡話，「若是她能像你一樣身體健康無病，那她的個性應該會更開朗一點。」說者無心，聽者有意，小草臉色一黯，心中有些難受，「主子的意思是，我的身子該跟丹雅小姐交換嗎？是我該終日病懨懨，不該是丹雅小姐。」

年無境一怔，趕緊解釋，「我不是那個意思，我只是……只是擔心丹雅的身體。」

「我知曉丹雅小姐對主子的重要性，也知道她在您心裡的位置，主子，夜深了，您要不要回去莊裡？只要跟丹雅小姐道歉，你們一定會和好如初的。」

年無境用指頭輕刷過小草的臉面，他在趕他嗎？他忽然對自己剛才的話覺得滿心歉意。

「小草，你生氣我剛才說的話嗎？」

「沒有，我永遠不會對主子生氣，只是看主子您心裡顧慮著丹雅小姐，不如早些回莊裡，跟丹雅小姐和好。」他爬下床，將地上衣物拾起，準備替年無境更衣。年無境穿上衣物，心裡如針刺般難受，小草說的話明明是那麼合情合理，又為他設想周到，他心中怎麼忽然湧起一股不悅，總覺得小草在趕他，但是以小草的個性，那又是不可能發生的事。

「那我回去了。」他正要離開，一件白色的東西卻掉落在床鋪上，他拾起一看，是他這次出外，見了新奇要送給小草的，想也沒想便把東西遞出，彷彿是為了彌補剛才讓他傷心，他柔聲道：「小草，這送你，我從北方買來的。」

那不是什麼值錢的東西，只是上面畫著北方雪景的小瓷瓶，瓶子很小，上頭的圖

案畫得卻很精緻，那是一幅雪景，逼真得像真有落雪不斷飄飛。

「這、這……」

小草發出驚呼，眼裡發著光，抬起雙眼來看他的時候，讓年無境霎時覺得他那又大又圓的眼睛充滿了星子的碎片，彷彿他送的是什麼價值連城的寶物。

「這麼漂亮的東西真的能給我嗎？」

年無境笑得眼睛眯了起來，丹鳳莊位處南方，四季偏熱，冬天幾乎沒有下雪過，前年他從北方回來後，小草忽然問起北方下雪的情形，反覆不斷的問，眼裡充滿了渴求，似乎極想看到北方的雪景。

小草是簽了死契的奴才，當然不可能背主逃離丹鳳莊，而他出外都是為了尋藥，路程艱苦，那時見到小草渴求的眼神，他差點就說出要帶他一起去北方，幸好理智讓他閉了嘴，但這事從此就記在他心上。

這次去北方採藥，見到這繪了雪景的瓷瓶覺得可愛，就特地帶了回來，打算要送給小草，讓他償得夙願。

小草接過瓷瓶，嘴角噙著甜甜的笑，連帶著那淺淺的酒窩也若隱若現，再加上他看著自己的晶亮眼神，讓年無境下半身再度熱了起來。

明明自己不是初嘗情愛的毛躁年紀，更何況剛才已經盡情發洩過了，但他也不知為何身體的熱度不減反增，燙得厲害，只想要摟著眼前的人，在他身子裡感受那股將他心兒撫平的溫暖。

他熱血上湧，心兒怦怦亂跳，他這一生都沒聽過自己的心跳得如此用力，彷彿以前的自己並沒有真正活過，只是一具行屍走肉，恍恍惚惚的活在人世間。

他剝下穿好的衣物，小草重新爬上床，一起為他褪衣，只是幫忙的手帶著濃濃的羞怯，羞澀喜悅的臉龐染上更深的紅暈，尤其看到他下半身的熱燙時，那紅暈宛如芍藥般紅豔。

年無境臉上忍不住揚開勾魂攝魄的微笑，就見到小草臉上那抹紅急遽的往頸項染去，兩人重新倒回床上，在天還未亮之前，他不願意離開小草的身邊。

小草緊摟著他，任他翻雲覆雨，閃亮的眼眸裡滿是對她無限的、說不出口的眷戀。

雨越下越大，接連著自天空中打下好幾聲悶雷，路上行人早已躲進能避雨的地方，老徐這幾日住進新居，正與兒子商量該做什麼營生，徐勇手臂上帶著傷，不能像一般人那樣使力，他自己也已經老了，重勞動的工作也做不了，兩人討論著，卻沒有個結果。

沒多久，徐勇決定冒雨回去莊子，將最後的家當帶出，能早一日與莊子切割乾淨就早一日，以免爹傷心，自己則直想發火。

他路過莊外，見到小草竟在爬樹，全身都濕透了，要知道，這可是傾盆大雨，加上雷聲隆隆，若不是氣惱著年無境的所作所為，他也不會在這種鬼天氣出門，想不到小草竟在做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。

「小草，你在幹什麼？雨這麼大，還不快下來。」

小草恍若未聞，仍持續動作。

徐勇只見樹下面擺著竹籃子，小草摘著花往籃子裡丟，大雨天摘花？真不知道他在發什麼瘋，瘋子才會在這鬼天氣摘花。

「小草快下來，你瘋了嗎？」

轟隆一聲，遠處降下落雷，聲音之大讓徐勇掩住耳朵，反觀小草竟然不懼雷霆，拚命摘著樹上寥寥無幾的花。

見狀，徐勇氣惱得上樹拖住他的腳硬是將人扯下來，爬到那麼高的樹上，萬一被雷給劈了怎麼辦？「你瘋了嗎？這是什麼天氣，你沒事摘花幹什麼？」

小草語氣急迫，雙眼還一直往樹上瞄，「要釀酒的，這些不夠，若不快摘的話，這場雨下完後花落在地上，就沒有香氣了。」

「你又不喝酒，更何況要酒去外頭買就好了，你何必搏命？」徐勇怒吼。

小草聲音低顫，顯然也冷到了極點，他全身濕漉漉，頭髮都垂成一束束的貼在臉上，「主子喜歡喝這種酒，他很喜歡喝……」

他一心一意念著年無境，又要爬上去，徐勇拉住他的腳，現在一提到年無境就讓他滿肚子火氣無處可發，那樣愚蠢的笨男人不值得任何人付出。

「你腦袋傻了嗎？為了釀一瓶酒，有必要這麼賣命嗎？」

「你不懂，徐勇哥，主子就愛喝這個酒。」他心心念念就是這件事。

「你才不懂！小草，年無境這種人不值得你花心思，他只是把你當成……當成……」爹照顧著小草，他當然也知道小草的事情。

「因為丹雅善妒，他不能動莊子的人，才會到你那裡去。」徐勇為他抱不平。

「不是這樣的，主子喜歡我……」小草搖頭，他知道主子是性子和善又寂寞的人，他需要他。

「全天下他只在意丹雅那個臭女人，除了那妖女，他誰都沒看在眼裡。小草，你腦筋清醒些，否則就會像我爹一樣痛苦難堪。」

說到後來，徐勇語音低落，他爹自從被趕出莊後心情非常落寞，那難過的樣子他實在看不下去，但又勸慰不了，就連想要脫口臭罵年無境，一聽爹搖頭落淚說那傢伙是太過善良、太寵愛丹雅，才會中了丹雅的計謀，不想讓爹更難過，他也只有忍。

「等我釀完了酒，我會去找徐叔聊聊的，徐勇哥，你別理我，我得快點摘完。」說完又爬上去。

「我真的會被你氣死！」徐勇莫可奈何，也爬上樹幫小草摘花。

小草看他的動作，忍不住叫道：「不要那麼粗魯，花瓣會沒香氣的。」

徐勇充耳不聞，他只是快速的摘，最後等籃子滿了，小草才甘願下樹。

徐勇拿起花籃，一放進他手裡便覺不對，再細看他的臉更是嚇了一跳，「小草，你手好冰、臉也好紅，快點回去休息。」

小草看著滿籃子的花一臉欣喜，毫無所覺一股寒氣逼人、透入骨髓，腦子裡只想著這樣的花量，可以再釀出一瓶讓主子稱讚的酒。

「好的，徐勇哥，謝謝你，我先走了。」

他回到自己住的小屋，將花瓣洗淨、放乾，所有步驟都完成後，他站起身，突然

覺得一陣頭暈目眩，他趕緊扶住桌子，做完事心情輕鬆了，他現在才覺得寒冷，急忙脫了濕衣，躲進被窩卻依然止不住體內的寒冷，一閉上眼睛便昏睡過去。

Crescent